



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野仙

□朱广辉

先生是一种尊称。

半仙就含有调侃的成分了。而野仙纯粹就是一种嘲讽。

旧时各行各业都有规程，有老师，谁是师叔谁是师父脉络清晰，而没门没派，没拜师自立门户的一律叫野仙。

青龙镇通航以后，镇子伸长了几倍，门面房倚河而建，繁华而纷杂。

咱们这次所说的野仙叫毛备，是个看牙的。

其实青龙镇有两个牙博士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门诊，门口画着一个口腔，红压压地瘆人。

这个毛备没门面，他所有的吃饭家伙就是两个马扎，一个小木箱子，箱子里放着钳子、镊子、药棉、酒精、棉签子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卖一种浸了药的棉球，不论你的牙有多疼，捂着腮帮子说不成话，刚想用手比划，他立马明白了，打开木箱子，用镊子从玻璃瓶里夹出一团药棉，放到疼处，先是药棉一凉，而后整个牙床都木了。

野仙毛备这才站起身，拿开患者捂腮帮子的手，在患处轻轻地拍两下，患者脸上漾起舒心的笑容。

这时毛备的食指和中指搓了两下，患者立马明白，他这是要诊疗费了。

从早上到中午，毛备的地摊也收不少票子。

好像商量好了似的，牲口行的贾经纪、彭经纪、谢经纪都患了牙疼，两个人是左边，一个人是右边，腮帮子都肿得明晃晃的。贾经纪用了偏方，给杀猪的要了苦胆，一直用疼牙咬着，本就疼了再加上苦，那滋味甭提多

难受。彭经纪和谢经纪都捂住腮帮子说不成话，这样倒好了应经纪和曹经纪，两个人一会儿说成十三头牛、五头骡子、三匹马。当经纪全靠嘴把式，先和买卖双方沟通，再把手伸进对方的袖子里，以手指头为数目砍价。

三个人看着另外俩人红头涨脸地交易，心里嫉妒得要死，也急得要死。牲口行有规矩，成交牲口的钱扣除行税外，余下的直接给做成买卖的经纪人，你没有交易就分不到钱。

于是，他们三个人相约来找摆地摊的野仙毛备。

毛备说，咬药只能缓解，你们这是火牙，必须得拔，拔了才能不疼。这次让野仙懵对了，之前彭经纪去镇上的牙博士门诊，牙医检查后说的和毛备说的一样，建议他拔掉，但拔牙费高昂，彭经纪这人本来就小气，一听价钱转脸就走，回头给贾、谢俩经纪渲染拔个牙得卖掉一间房那么贵，那俩人也小气，说干脆让野仙毛备处理吧。

野仙毛备看了牙说，我拔牙便宜，让老天爷张玉皇给你们拔，又快又不疼。

彭经纪说，你最好说清楚，每个人到底几个钱？

野仙毛备说，三个人三十个铜板。

彭经纪说，太贵了。

野仙毛备说，我也觉得贵，二十个呢？

彭经纪说，还贵。

野仙毛备说，三个人拿十二个铜板总行了吧？

彭经纪说，十二个就十二个吧。

野仙毛备说，还缺一样东

西，我去去就回，你们先把钱兑一下。

仨人如同捡了大便宜，迫不及待地兑钱。

野仙毛备手里拿一根纺棉车用的弦和一根点燃的香。

彭经纪说，你这是弄啥呢？

野仙毛备说，先给老天爷焚香，然后得把你们的牙拴在一起。

仨老头都听话，围着个圆蹲在地上。

野仙毛备先收钱，而后用弦绳拴住他们的病牙。

野仙张牙舞爪地做了几个架式。

三个老头还真被他唬住了。

野仙说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诸方神仙坐门庭，一支炮药用得好，一下拔了不受疼，跟着又大喊一声，闭眼。

三个老头闭了眼。

野仙却从兜里掏出个大炮仗，炮仗药捻短，野仙用香火点燃后就沒听见捻子滋滋，炮仗就炸了。

因为响得突然，又都闭着眼睛，三个老头各自栽倒一边。

烟雾散了，空气里弥漫一股火药味。

仨老头坐起来，伸手一摸，疼牙没了，就又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彭经纪说，怪不得叫你野仙，就这法还能挣钱？

野仙说，牙掉没？还疼不？并且事先我都告诉你们了。

彭经纪说，你说啥了，俺咋没听出来？

野仙说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诸方神仙坐门庭，一支药炮用得好，一下拔了不受疼。